

安得烈·紀得·

—
窄 門

穆 木 天 譯

上海北新書局

一九二八

安得烈。紀得
窄門

“你們要努力進窄門。”

路加十三章廿四節

穆木天譯。

上海北新書局

1928.

穆木天

一

別的人們或者可以拿着作一本書；但我在此地要講的故事，我用力使他生動，我的精力已經傾盡了。我要簡簡單單的寫我的追憶，雖然他們有地方切成了斷片，但我也不想法子去穿綴他們，連接他們；我要整理他們的努力，反到害了我想講述他們最後的歡樂。

我失了我父親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十二歲。我的母親，因為沒有留哈佛的必要，在那裏我父親是作過醫生，決定搬回到巴黎，希望我在

那裏好好的完成我的學業。她在綠森堡公園的近傍租了一座小屋，阿緒桐姑娘來與我們同住。佛羅拉阿緒桐姑娘，已經沒有了家族，最初曾作過我母親的家庭教師，以後變成了話侶，不久遂作了她的朋友。我生活在這兩個婦人的身邊，這兩個婦人是永遠帶着又溫和又悲哀的面色，我現在只能想像出她們的喪容。一天，我記得，是在我父親死後的好久，母親把早晨的帽子的黑帶換成了葵黃色的帶子：

——啊！媽媽，我喊叫說，這個顏色與你多麼不相稱。

第二天，他又換返了黑色的帶子。

我的體質是很脆弱。我的母親同阿緒桐姑娘很怕我有了疲倦，他們的注意，若是沒讓我作成了一個懶人，是因為我對於工作真真地感到趣味。在早春的時候，她們兩個就

說我應當在那個時候離開了都城，在那裏我會黃瘦起來；在六月中，我們去到了福格斯馬，在哈佛的附近，在那裏我的舅父畢克蘭年年夏天招待我們。

在一個不很大，不很美的與北地別的庭園不相上下的園子裏，畢克林的房子，白白的，有兩層樓，很像前兩世紀的鄉間的房舍。他向着庭園的前邊，開了二十個窗子，向東；后邊也是一樣；在兩傍是沒有的。窗子是鑲着小小的玻璃；有的些個是新換的，在舊的中間顯得很亮，舊的則顯得綠烏烏的。有的帶了些污玷，家裏人們叫做“水泡”；人們從裏邊看的樹，是蹦蹦動動的；信差，在前邊過，猛然間就生了一個瘤。

園子，是長方形的，周圍圍着牆。在房子的前邊，是一塊很寬大的，有蔭涼的草地，沙石的小徑圍繞着。在這一面，牆是低下的，爲得

看見環在庭園的周圍的農場的院裏，一條鄉土風的山毛櫸的並木路界住了農場。

在房子的後頭，西邊，園子很隨隨便便地展開。雜花絢爛的小徑，在南邊的樹牆的前邊，由葡萄牙桂樹同幾個別的樹的厚屏帷，給他遮住了海風。又一個小徑，沿着北邊的牆，隱沒在樹枝裏。我的表姊妹們管他叫作‘闇徑’，過了晚刻薄冥的時候，故意地不冒險到那裏去。這兩條小徑直通到連着庭園下邊的菜地，在降了幾個階段以後。在菜地的後邊，洞着一個小的暗門的牆的後面，有一個輪伐的樹林，山毛櫸的夾道，從左，從右，集在那裏。在西邊的階段上，從叢林的上邊，可以望見了高原，嘆美蓋滿那裏的收穫。在天際，不甚遠的地方，一個小村子的禮拜堂，在晚上，空氣澄靜的時候，幾處人家的烟縷。

夏天的美的晚上，吃過了飯，我們降到那低的園子裏。我們從小的暗門出去，走到夾

道的一個板櫓的地方，從那裏略略的俯瞰着鄉景；那裏，在一個廢坑的草簷的傍邊，我的舅父，我的母親，同阿緒桐姑娘坐下；在我們的前邊，小的谿谷充滿着烟靄，在極遠的林梢，天色呈着金黃。我們在已經闌了的園子隨滯留了好久。我們回來；我們在廳裏重見着我的舅母，她是總不大同我們出來……在我們，小孩子們，晚上是那樣的告終；但，時常很晚我們聽見我們的大人們上樓的時候，我們還在我們的房裏讀書。

白天，差不離所有的時間，我們不在園裏。我們就在我的舅父的書齋裏的，我們的‘自修室’在那裏擺好了小學生的棹椅。我的表弟路伯同我挨着用功；在我們後邊，嬌烈同阿麗莎。阿麗莎大我兩歲，嬌烈比我小一歲；路伯，在我們四人中最小。

我所要寫在這裏的，並不是我幼年的追憶，而僅僅是與這記事有關係的些事情。正

是我父親死的那年，我敢說，是這故事的起頭。或者是我的感受性，被我們的喪事激刺得過厲，就是不是由於我自己的悲哀，至少是由於看見了我母親的憂嘆，使我生了一些新的情緒：我是過逾地早熟：那年，我們重到了福格斯馬，嬌烈同路伯，我覺得是特別的小，但在重見着阿麗莎，我猛然覺得我們兩個已經都不是小孩了。

是，那就是我父親死的那年：讓我記得牢靠的，是在我們剛剛到的時候，我母親同阿緒桐姑娘的談話。我不知不覺的進了我母親同他朋友會話的房裏；她們講論着我的舅母；我母親惱她沒有服喪，或者是早已換孝。（老實說，我絕對想像不出穿着喪服的，我的舅母，如同不能想像出我的母親穿着亮的衣服。）我們到的那天，在我的記憶的範圍裏，綠茜，畢克蘭是穿着棉紗的衣裳。阿緒桐姑娘，照例的和和氣氣的，盡力安慰我的母親很懼謹的

辯解：

——究竟，白的也是孝。

——她肩上的那條紅的圍巾你也叫作‘孝’麼？福羅拉，你激我啊！我的母親叫道。

我僅能在休假的幾個月看着我的舅母，的確是夏天的炎熱使她著輕輕的大敞開的胸衣，我是見慣了的；但這一種露頸，比我舅母披在素肩上的圍巾的熱烈的顏色，還使我母親不痛快。

綠茜，畢克蘭是非常的美。我所保有的他的一個小像片，表出她的當時的樣子，那麼年青的丰彩，使人們把她當作她的女兒們的大姊，在她坐傍邊，作平常的態度的時候：頭髮在左手上，很嬌的把小指向着唇灣着。大空眼的頭髮網壓着在頸上蓬鬆的大堆的捲髮；在胸衣的開領地方，一個鬆的黑天鵝絨的帶上，墮着一個伊大利嵌工的徽章。黑天鵝絨的腰帶結着輕鬆的大結子，大邊的軟的草帽

在椅後邊拖落着帽帶子，所有都加給她稚氣的風彩。左手垂着，拿着一本合着的書。

綠茜，畢克蘭是殖民地生的：她不知道她的父母，或者是在極小的時候失^掉了。我的母親，以後講給我們說，她或者是一個棄兒，或者是一個孤兒，被吳提葉牧師夫婦抱養着，他們沒有孩子，他們不久就離開了拉馬汀尼克，把她帶到哈佛，當時畢克蘭家就在那裏住。吳提葉家與畢克蘭家常常來往；我的舅父，在那時，在一個在外國的銀行裏供職，三年之後，他回了家，才看見了小的綠茜；他中意了她，要求了她的結婚，他的父母同我母親是非常的不痛快。綠茜在那時才十六歲。其間，吳提葉夫人有了兩個孩子；她怕起來他們的這位抱養來的姊姊給他們壞的影響，她的性質是一月一月的越法的變得怪癖的；而且家計又是很窘……這是我的母親講給我的，說明給我，吳提葉家很樂得的許了她的弟弟的求婚。

而且，在我推想，年青的綠茜特別的累起了他們。我很知道哈佛的社會，所以我很容易的想像人們怎麼待遇這個這麼一個魅人的孩子。吳提葉牧師，我以後知道，是很溫和，很謹慎，很淳樸，遇着難事沒有手腕，見惡是完全手足無措的——這種好人自然是沒有法子。至於吳提葉夫人，我什麼都不能說；在她生她第四個兒子的時候，產後死了。她那個兒子，差不離與我同年，後來是作了我的朋友……

綠茜，畢克蘭，對於我們的生活，是沒什麼交涉；她不到下午，不從她房子裏出來；她出來就仰臥在一張沙發，或者是一個吊床上，直躺到晚上，才倦怠息的起來。她有時在她的額上，但是是完全沒有光澤的，放了一個手絹，像渣汗的樣子；那個手絹，他那種細緻，她那種香氣，與其說是像果香，寧是像花香，使我驚訝；有時，她從她的腰帶裏，拿出一個帶銀的滑蓋的小鏡，那是同好多別的東西懸在他的表鍊上

的；她看見自己，用一個手指摩着嘴唇，取了一點唾液，濕在眼的角上。時常她拿着一本書，但是永遠閉着的一本書；在書裏，一個貝殼的裁刀在葉裏夾着。人們到得她跟前的時候，她不從她夢想中轉出，來看你。常常，從她的手裏，或者是由於輕忽，或者是由於疲倦，從沙發的背靠裏，從衣裳的褶裏，手絹落在地上，或者是書，或者是花，或者是書號。一天，拾起了她的書——這是我少年的記憶，我講給你的——看着那是些韻文，我面紅了。

晚上，吃過了飯，綠茜，畢克蘭不到我們家族的棹子上來，但，坐在鋼琴的傍邊，很快活的，彈了些蕭攀的緩調的舞蹈曲；有時切斷了拍子，他在一個調子上彈來彈去……

我在我舅母跟前感到一種奇異的不舒服，一種很為難的感情，一種讚美，一種恐怖，或者，一種潛在的本能，預先使我敵制她；隨即，我

覺着她看不起佛羅拉阿緒桐同我母親，阿緒桐姑娘怕她，我母親不愛她。

綠茜，畢克蘭，我本不願意這樣對你，雖瞬間我也要忘掉^掉你所作的那些壞事……至少，我要不帶着憤怒講述着你的事情……

那年夏天的一天——或者是第二年的夏天，因為在永遠同樣的裝置裏，我的重積的記憶，有時混亂——我進到廳去找一本書；她在那裏。我立刻退出；她在平常的時候，總像是沒有看見我，她叫我說，

——爲什麼你是走的這麼快？介龍，我使你害怕麼？

心顫着，我走到她跟前；我竭力着向着她微笑，向着她伸出我的手。她把我的手握在她一個手裏，用一隻手撫着我的額。

——可憐的孩子，你的母親給你穿得多麼醜怪！……

我那時是穿着一種大領的海軍服,我的
舅母把牠弄得一皺一皺的。

——海軍服的領子是大敞開的!她說,扯
開着我的襯衣一個釦子!——哎!瞅你這麼樣
好不好!——於是,拿出了她的小鏡子,他把我的
臉拉逼她的臉,把她的光着的胳膊抱在我的
脖子的周圍,把她的手伸進我的敞開的襯
衣裏,笑着問我發慄不發慄,一直的伸進去…
…我急的一跳,我的海軍服被裂壞了;臉紅似
火,她喊着對我說:

——嘿!蠢東西!——我跑吊了;我直跑到
園子的大那邊;在那裏,在菜圃的一個小的雨
水池中,我浸了我的手巾,把牠放在我的額上,
洗,擦我的頰,我的頸,那個婦人摸着的所有的
地方。

有些個日子,綠茜,畢克蘭起了她的“發
作”。那是突然的捉住了她,革命了全家。阿

緒桐姑娘趕快領出來她的孩子們，照理他們；但人們不能給他們窒息住從寢室從客廳出來的那些可怕的號聲。我舅父瘋的一般，人們聽見他跑在廊下，找手巾，找科郎香水，找以太晚上，在棹上，我的舅母還是沒有到，他露着憂慮的蒼老的面孔。

發作差不離要過去的時候，綠茜，畢克蘭把她的孩子們叫到她跟前；至少路伯同嬌烈；總沒有阿麗沙。這些悲悽的日子裏，阿麗沙籠閉在她的房裏，她父親有時來找到她；因為他常同她談話。

我的舅母的發作叫僕役們害怕。一天晚上，發作是特別的厲害，我在我母親的傍邊，留在我的房裏，在那裏不大看見廳裏經過的事，我們聽見廚婦跑在廊下，喊叫着：

——請先生快下來，可憐的太太要死了！

我舅父是到阿麗沙的房裏，我母親走出去會他。一刻鐘以後，正當兩個人不注意的

從我所在的房前經過，我聽見我母親的聲音：

——我跟你說，哎：這些，都是唱大戲。——
——有些次，分開了音節：唱——大——戲。

這是休假快完的時候發生的事件，在我們喪事以後的兩年。我好久未見得我的舅母了。但是，在講述顛覆我們家庭的這淒慘的事件，同在這起落稍前，把我對於綠茵，畢克蘭的複雜的曖昧的感情完全變成憎惡的那小的事變的以前，我要乘着這個時候，把我的表姊講給你們。

阿麗沙是否嬌麗，我還未有看到；我留在，吸引在她身邊，是由於另種的魔力，並非由於她的僅僅的美貌。的確，她很像她的母親；但她眼睛的表情，是迥然不同，在以大後我才發現出有點相似。我形容不出她的面相；模樣我全忘了，甚至眼睛的顏色；我僅能重想像出她微笑中已將含愁的表情，高高聳起與眼睛

離開的那灣灣的眉毛的一線。在別處我未曾看見過這樣……若是呢：在但丁時代菲冷翠的小刻像裏；我自然會想到畢阿德里契小時有這麼大大的弓着的眉毛。這種的眉毛叫人們誰都看出一種又焦慮同時又依賴的疑問的表情——是，那情熱的疑問。在她身上，所有都是疑問，都是等待……我要說給你們，怎樣這種疑問捉住了我，作了我的生命。

但嬌烈會使人覺得更好看；歡樂，健康在她身上加上了牠們的光輝；但她的美貌在她姊姊的優美的傍邊，總像是外面的，一時就會叫人人認得出。至於我的表弟路伯，沒有什麼特別的表出他的特質。他僅僅是一個同我差不多年齡的小孩子；我同嬌烈玩，我同他玩；我同阿麗沙講話；她總不加入我們的遊戲；勿論怎樣在過去裏遠遠的追想，我總看見她是莊嚴的，溫柔的微笑着，專心着。——我們講着什麼？兩個小孩子能講什麼？我不久